

船山遺書

第七函
函六冊

讀四書大全說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瀏陽 李英侯 總勘
瀏陽 張告吾
平江 李蘊平 輯校

讀四書大全說目錄

卷一

大學

卷二

中庸

第一章至第十九章

卷三

中庸

第二十章至第三十三章

卷四

論語學而篇

爲政篇

八佾篇

里仁篇

公冶長篇

卷五

論語雍也篇

述而篇

泰伯篇

子罕篇

鄉黨篇

卷六

論語先進篇

顏淵篇

子路篇

憲問篇

衛靈公篇

卷七

論語季氏篇 陽貨篇 微子篇 子張篇 堯曰篇

卷八

孟子梁惠王上篇 梁惠王下篇 公孫丑上篇 公孫丑下篇 滕文公上篇 滕文公下篇

卷九

孟子離婁上篇 離婁下篇 萬章上篇 萬章下篇

卷十

孟子告子上篇 告子下篇 盡心上篇 盡心下篇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序

凡仁義禮智兼說處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與事之是非心裏直下分明只此是智胡雲峰据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宰萬物釋此智字大妄知字帶用說到才上方有此智字則是性體妙衆理宰萬物在性體卻是義禮上發底朱子釋義曰心之制事之宜豈非以宰萬物者乎釋禮曰天理之節文豈非以妙衆理者乎沈氏之說特爲精當云涵云具分明是個性體其云天理動靜之機方靜則有是而無非方動則是非現則動靜之機卽是非之鑑也惟其有是無非故非者可現若原有非則是非無所折衷矣非不對是非者非是也如人本無病故知其或病或愈若人本當有病則方病時亦其恆也不名爲病矣

先王以樂教人固如朱子說以調易人性情抑樂之爲道其精微者旣徹乎形而

下之器其度數聲名亦皆以載夫形而上之道如律度量衡皆自黃鐘生之類是也解會及此則天下之理亦思過半矣若專以急不得緩不得借爲調心之法將與釋氏參沒意味話頭相似非聖教也

書有識字寫字兩件工夫識字便須知六書之旨寫字卻須端妍合法

合法者如今人不寫省字

之類註疏家專以六書言卻遺下了一半

聖經

緣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爲心但此所謂心包含極大託體最先與正心
心字固別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畱
不失使人別於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謂人得之以爲人也由有此明德故
知有其可致而致之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爲正而其所著發
於四肢見於事業者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明德唯人有之則已專屬之人屬
之人則不可復名爲性性者天人授受之總名也故朱子直以爲心而以其所自
得者則亦性也故又舉張子統性情之言以明之乃旣以應萬事則兼乎情上統

性而不純乎性矣性自不可拘蔽儘人拘蔽他終柰他不何有時還迸露出來

乍如

見孺子入井等

卽不迸露其理不失旣不可拘蔽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心便扣定在

一人身上

受拘之故

又會敷施翕受

受蔽之故

所以氣稟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而格致

誠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

朱子心屬火之說單舉一臟與肝脾肺腎分治者其亦泥矣此處說心則五臟五

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都在裏面

如手能持等

虛者本未有私欲之謂也

不可云如虛空

靈者曲折洞達而咸善也

尚書靈字只作善解孟子所
言仁術此也不可作機警訓

不昧有初終表裏二義初之所

得終不昧之於表有得裏亦不昧

不可云常惺惺

只此三義明字之旨已盡切不可

以光訓明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自明光自光如鏡明而無光火光而不明

內景外景之別也明德只是體上明到致知字上則漸由體達用有光義矣

舊染之污有二義而暴君之風化末世之習俗不與焉大學之道初不爲承亂之

君師言也一則民自少至長不承德教只索性流入污下去一則人之爲善須是

日遷若偶行一善自恃爲善人則不但其餘皆惡卽此一善已挾之而成驕陵故

傳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新安引書舊染污俗咸與惟新以釋此則是過泥出處而成滯累如湯之自銘日新也豈亦染桀之污俗乎況書云咸與惟新只是除前不究意與此何干

必至於是是未得求得不遷是已得勿失止於至善須一氣讀下歸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歸宿而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轉也朱子以不能守反不遷最爲明切此中原無太過只有不及語錄中作無太過不及說自不如章句之當蓋既云至善則終無有能過之者也或疑明德固無太過之慮若新民安得不以過爲防假令要民爲善教格過密立法過峻豈非太過然使但向事跡上論則明德亦將有之如去私欲而至於絕婚宦行仁而從井救人立義而爲宰辭粟亦似太過不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明明德安得有太過補傳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等繁重誠意傳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等峻切而有能過是以爲功者乎新民者以孝弟慈齊家而成教於國須令國人皆從而皆喻又如仁人於妨賢病國之人乃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舉賢唯恐不先退不善唯恐不遠則亦鰓鰓然惟不及之爲憂安得遽防太過而早覓休止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學問中精密之極致親賢樂利須漸被於沒世後之君子小人而不窮柰何訓止爲歇息而棄至善至字於不問邪或問云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盡之矣

在云者言大學教人之目雖有八其所學之事雖繁重廣大而約其道則在三者也大學一篇乃是指示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初終條理一貫之大旨非夫子始爲是書建立科條以責學者章句三當字是推開論理張氏曰在猶當也鹵莽甚矣藉令以此教學者當明明德亦令彼茫然不知從何處明起

黃氏說氣稟所拘有分數物欲所蔽則全遮而昏不知物欲之蔽亦有分數如淫聲淺而美色深者則去耳之欲亦易未全昏也曾見魏黨中有一二士大夫果然不貪他只被愛官做一段私欲遮卻羞出倖門一段名義卻於利輕微所以財利蔽他不得而其臨財毋苟得一點良心也究竟不曾受蔽此亦分數偏全之不齊也

朱子說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謂之工夫固必不可乃所謂功效者只是做工夫時自喻其所得之效非如中庸形著明動逐位各有事實故又云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總之此五者之效原不逐段歇息見功非今日定而明日靜也自知止到能得徹首徹尾五者次見而不舍合而言之與學相終始分而言之格一物亦須有五者之效方格得乃至平天下亦然又格一易格之物今日格之而明日已格亦然戒一念之欺自其念之起至於念之成亦無不然若論其極則自始教格物直至明明德於天下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立志之始乃至天下可平亦只於用功處見此五者耳爲學者當自知之

知止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必要到此方休

節云知止具云知止於至善

定則於至善

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當內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國家

而喪其體十分大全一眼覷定則定理現

有故曰

定體立矣偏曲之學功利之術不

足以搖之從此下手做去更無移易矣此卽從知止中得故曰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後四者其相因之速亦然就此下手做去時心中更無恐懼疑惑卽此而心

不妄動是謂之靜妄動者只是無根而動大要識不穩故氣不充非必有外物感之如格一物正當作如是解卻無故若驚若悟而又以爲不然此唯定理不見定志不堅也若一定不易去做自然不爾而氣隨志靜專於所事以致其密用矣唯然則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無不順而無不安靜以待之故也如好善如好好色則善雖有不利善雖不易好而無往不安心於好

此隨舉一條目皆可類推得之

要唯靜者能之心不

內動故物亦不能動之也慮而云處事精詳者所謂事卽求止至善之事也所以謂之事者以學者所處之事無有出於明德新民之外也纔一知當止於至善卽必求至焉而求止至善必條理施爲精詳曲至唯內不妄動而於外皆順則條理粲然無復疎脫矣不亂於外故能盡於其中也於內有主於外不疑條理旣得唯在決行之而已矣行斯得矣一日具知則慮而得可見於一日之間終身不舍則定靜安相養於終身之久要則定靜安慮相因之際不無相長之功而不假更端之力惟至於得則篤行之事要終而亦扞始故或問云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

而止之三字在能得後

亦明非得之爲盡境也

朱子於正心之心但云心者身之所主也小註亦未有委悉及之者將使身與意中間一重本領不得分明非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其說不當但止在過關上著語而本等分位不顯將使卑者以意爲心而高者以統性情者言之則正心之功亦因以無實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爲功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爲心則業發此心而與物相爲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爲功者也蓋以其生之於心者傳之於外旋生旋見不畱俄頃卽欲正之而施功亦不徹也蓋曰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爲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爲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爲者則據之以爲志故欲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爲可爲之體於不覩不聞之中欲修其身者則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情欲之用則直無之矣傳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是已夫唯有其

心則所爲視所爲聽所欲言所自動者胥此以爲之主惟然則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浮寄於正不正之間而聽命於意焉不於此早授之以正則雖善其意而亦

如雷龍之火無恆而易爲起滅

故必欲正其心者乃能於意求誠

乃於以修身而及於家國天下固

無本矣夫此心之原固統乎性而爲性之所凝乃此心所取正之則而此心旣立則一觸卽知效用無窮百爲千意而不迷其所持故大學之道必於此授之以正

旣防閑之使不向於邪又輔相之使必於正而無或倚靡無託於無正無不正之

交當其發爲意而恆爲之主則以其正者爲誠之則

中庸所謂無惡於志

當其意之未發則不

必有不誠之好惡用吾慎焉亦不必有可好可惡之現前驗吾從焉而恆存恆持使好善惡惡之理隱然立不可犯之壁壘帥吾氣以待物之方來則不覩不聞之中而脩齊治平之理皆具足矣此則身意之交心之本體也此則脩誠之際正之實功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視聽言動者也則唯志而已矣

朱子說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非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此是就者兩條目發出大端道理非竟混致知格物爲一也正心誠意亦非今日誠意明日又正心乃至平

天下無不皆然非但格致爲爾若統論之則自格物至平天下皆止一事

如用人理財分明是

格物等事

若分言之則格物之成功爲物格物格而后知至中間有三轉折藉令槩而

爲一則廉級不清竟云格物則知自至竟刪抹下致字一段工夫矣若云格物以外言致知以內言內外異名而功用則一夫物誠外也吾之格之者而豈外乎功用既一又云致知在格物則豈可云格物在格物致知在致知也今人說誠意先致知咸云知善知惡而後可誠其意則是知者以知善知惡言矣及說格物致知則又云知天下之物便是致知均一致知而隨上下文轉打作兩橛其迷謬有如此者至如或問小註所引語錄有謂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個爲物理於此格去則知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如此迂誕鄙陋之說必非朱子之言而爲門人所假託附會者無疑天下豈有欲爲孝子者而癡癡呆呆將我與父所以相親之故去格去致必待曉得當初本一人之身而後知所以當孝乎卽此一事求之便知吾心之知有不從格物而得者而非卽格物卽致知審矣且如知善知惡是知而善惡有在物者如大惡人不可與交觀察他舉動詳細則雖巧於

藏奸而無不洞見如砒毒殺人看本草聽人言便知其不可食此固於物格之而知可至也至如吾心一念之非幾但有媿於屋漏則卽與蹠爲徒又如酒肉黍稻本以養生只自家食量有大小過則傷人此若於物格之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喻則固分明不昧者也是故孝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慈者不學養子而後嫁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固矣唯夫事親之道有在經爲宜在變爲權者其或私意自用則且如申生匡章之陷於不孝乃藉格物以推致其理使無纖毫之疑似而後可用其誠此則格致相因而致知在格物者但謂此也天下之物無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復拘於量顏子聞一知十格一而致十也子貢聞一知二格一而致二也必待格盡天下之物而後盡知萬事之理旣必不可得之數是以補傳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初不云積其所格而吾之知已無不至也知至者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則致知者亦以求盡夫吾心之全體大用而豈但於物求之哉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物也可格者也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巧固在規矩

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規矩之中無巧則格物致知亦自爲二而不可偏廢矣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爲主而思辨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辨爲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朱門諸子唯不知此反貽鵝湖之笑乃有數字句彙同異以爲學如朱氏公遷者嗚呼以此爲致知恐古人小學之所不暇而況大學乎

勿軒熊氏亦然

大學於治國平天下言教不言養蓋養民之道王者自制爲成憲子孫守之臣民奉之入官守法仕者之所遵而非學者之事故大學不以之立教所云厚薄如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卽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其云以推恩之次第言者非是

傳第一章

章句云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須活看一卽字如性卽理也倘刪去卽字而云性理也則固不可卽者言卽者個物事非有異也當有生之初